汝濵蔡先生語錄

汝濵蔡先生語録卷四

師道

古者大司徒之職天下之師也一道德同風俗蓋本諸身以敷教焉

立師道於尊嚴之地以待學者必言有郛郭行有表防君大夫問政不以天德王道不告也士庶人問學不以周公仲尼不告也是之謂君子儒可以爲師矣

學不求道雖學無益求道未見雖求無益見道

未行雖見無益能得師焉求則速聞察則速
通行則速成
謹言愼行可以爲師淸風高節可以爲師誦法
周孔可以爲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爲師博
聞強記矜詞飾行皆俗儒也
惟王盡制惟聖盡倫立極於上足以師表天下
故君子之學求其禮以盡一王之制求其義
以盡人道之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天子必有師將以聞道德成治化也在朝問之朝在野問之野惟道所在何常師之有

君大夫圖治莫若隆師 士君子得時莫若演道故爲相成故爲兩益

古之學者尊師而親友故其聞道也速今之學者不求益友況師乎故君子之學必隆師而取友

三代師儒講明正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小學洒掃應對至於大學格致誠正嚮磨成

就皆有節序是以人才之盛治化之美後世
弗能及也
古者天子必有師雖以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
所從學是以成雍熙太和之治
仲尼荅門人問仁問孝問政如化工之育物隨
其材質而成就之萬世師道之準也
古之學者尊其所聞傳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
傳謬於經義況聞道乎
師道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才者才唐虞之

世契敷五典后夔典樂成周以詩書禮樂造

士皆所以立師道也故教化行而治道盛

君師之教有二焉智也義也智之明者莫先於

成已義之大者莫急於利物成已則爲子者

孝爲臣者忠孝則化行而俗美忠則政善而

治成其利孰大焉

大言不慚行已無恥雖孔子懼焉在門牆則麾

之在夷狄則引之抑揚進退之教也

善繼之賢不肖於兆兆北面而問焉賢於善繼

者至矣窮巷甕牖之上不賢於周公而周公
朝焉賢於窮巷甕牖者至矣此帝堯周公聖
不自居而能尊師重道以求益也

臣道

宰相之職論列百官修政飭治度其功能論其
慶賞歲終表其成績以詔於王賢則進不賢
則退

臣道在忠納忠在謨義篤於君稷契之大忠也
言協於道禹皐之嘉謀也

儒者之道居宰執則正君而美政居岳牧則敷道而美俗

伊周之輔治身居廟堂而心存天下政在一時而澤被後世可謂聖臣矣

道德修於己忠義格於君美利加於天下而制作垂之後世周公之臣道也

至哉周公之臣道也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大忠託孤大義滅親貽王鴟鴞之詩復感友風之應上下相安禍亂不作訓迪開

成王協於道而揜迹於文武制作大備垂裕後昆忠誠愛國之心昭揭日月焉

拾遺補過必資於納言啟臣之諫君如子之事父惟知進言以成君德而榮辱禍福在所不計

本於道德會於時幾化乎上下而不知皐陶稷契之忠也守道正君經制大備足以格天而成治伊傅周召之忠也忠誠懇惻生死以之自靖自獻不計成敗殷三仁漢孔明之忠也

下此言不遑時學足飾政知檢身之務而免於物議者謂之具臣矣

三仁心在存殷自靖自獻皆天理之正也其跡不同其心則同故曰三仁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不同殷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古聖賢之臣如皐陶稷契之於虞伊傅周召之於商周功業大而天子不疑德望隆而同列

不忌上下交孚濟濟相讓心公而道同也

臣子進言不貴於成一己之名而貴於成君上之德必誠意惻怛足以感格乎君心斯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

宰相以進賢爲職讓賢爲度而士君子貴於守義若宰相蔽賢士君子求進俱失之矣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仁包物我而心存天下其范希文之大節乎

士君子以名節相尚忠義爲本若居身而不重

名節立朝而不著忠義何貴焉

君子修身成德將以達義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納忠格君德澤加於天下臣子之分也君德未成是臣道有未盡爲不忠負所學是背道親訓爲不孝民未化是上違天命先覺之責有未盡爲不仁

士之委質行義君臣分定生死以之若爲臣者計所遇而報主因爵祿而效忠非臣道也使

父爲瞽瞍爲舜者將酬量其報耶忠孝一道
也君父一倫也故臣之事君必如子之事父
士君子立朝安於所遇得君則行道濟時遇變
則仗節死義何辭焉君子忠君愛國之心豈
樂爲是苦節哉君臣之義有不得不然者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五

學校

三代之造士、如天之造物。涵育薰陶、待其自化。故春以樂、秋以禮、夏以詩、冬以書、如陰陽之運、而不知爲之者。

君子居必仁里、交必善士、所以資切磋成中正也。黨庠術序、禮義相先之地、可弗遊乎。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道擧埴之大匠。

仲尼潛心周公故於夢寐見之顔子潛心仲尼

故於卓爾見之

詩言教書言政禮言行樂言感易言用春秋言

義皆所以明道德淑人心故爲天下萬世之

常典

三代造士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考其德行六藝而升之大司馬是以蹈迪端

而周於用

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孝廉

之驗也若聞三代德行六藝之教其效當不止此、

古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以及六藝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達之上下蒙養作聖之功也、

愚聞之師曰王道息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始大學亡而辟雍頖宮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終後之有志於教化者其在興二學乎、

予聞之師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非道有二也、俗儒二之也、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知行二、而天下無善學矣、明於體用知行之義、而後知二業合一之說、非吾師之言也、帝王周公之道也、古之人用其學以善天下、故學與政一、今之人用其學以取富貴、既仕而棄其所學、故學與政二、

夫道萬殊一本者也、無精粗、無小大、自涵歸應

對以至精義入神一以貫之也
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令學幼儀十三學樂誦
詩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
懿蒙養以端其習也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
正心修齊治平之道定其性以成德也大司
徒考其德行六藝而賓興之
昔成周每夫授田鄉田同井聯之以比賞教之
以庠序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
以翼其使之處服孝弟出效忠順教養並舉民

生遂而道化行是以賢俊多而治道盛

井田

井田肇於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三代因之經理加詳密焉

周禮小司徒經理土地而井牧之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遂人掌邦之野其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井田公天下之田也亦以節制乎人心田宅服

以興水利設官勸農以墾荒蕪又出山澤之
利輕租以佐農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
先代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宜
倣其制而乘除之亦因時救弊之政也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恒產則有恒心有恒心
則倫理明風俗厚禮樂可興治功可成
程子欲以扶溝之地畫爲溝洫以開井地之端
使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推是心也蓋
遇有志之君居得爲之位井地其可興乎

井地之制是聖王盡天地之利公天地之仁使上下各當其分合四海共享其利裁成輔相功與天地並

農無儲粟故荒歉無備爲政者宜均田務農厚本抑末使公私交爲儲粟以備荒歉亦仁政之一端也

秦廢井田後世因之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近代限田均田世業之法又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况井田

之制堙廢二千餘載而能興復於後世乎可
概也夫
井田之制起於九夫之井而非方一里終於四
縣之都而都廣一同萬井而方百里之
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積而至於
萬夫其間又有爲路者一爲道者九爲涂者
八爲畛者千爲徑者萬有志於復古者所宜
考也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政教宗族長幼

鄉黨比閭車徒兵馬無乎不寓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患難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仁心者立政之本均田者仁政之先田里不均則民生不遂治化不成故井田之民恩義聯愛禮讓自興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敎化不行斯民無賴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其在井田乎

井田之制未可遽復爲治者厚本抑末節用愛民使農有餘力困窮有養貧者得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并可也

井田學校肉刑帝王爲治之大端帝王以天下爲一家猶父之於子也井田以遂其生學校以復其性肉刑以制其情是能以至公至仁之道以成雍熙太和之化

洨濵蔡先生語錄卷六

正學

觀太山則天下無由矣觀滄海則天下無水矣觀六經則天下無言矣學者學爲聖人也學而未至不失爲仲尼之徒學而謬焉其去道也遠矣

孔門之徒若顏子閔子得其行子游子夏得其文宰我子貢得其言所至雖有淺深皆得聖人之一體行也文也言也猶之春夏秋冬也

合四序而成歲者天乎合萬善而一之者孔子乎

好古制而不法周公非制也求至道而不師仲尼非道也

學者明道將以行之也六經語孟之言令後世學者有所取法焉耳故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苟自得則天下殊途而同歸矣六經語孟諸家

之說不必其同同歸於一而已一者何吾心本然之理即古聖賢之心之理也

以其理出於天謂之性以其性全於我謂之心以其感動而言謂之情以其明覺而言謂之智以其踐履而言謂之德在天在人在內在外實一物也

道本於性命不外於倫理世儒索於刑名器數者末矣異端之徒乃棄人倫事物之理以求所謂明吾心者而不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

理又何所求乎

君子明道莫不欲人之同歸於善也使天下盡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亦不為少黨同伐異可也若黨異伐同是為操戈入室矣

動靜交養內外合一聖賢之所謂道也後世儒者乃守主靜之說遺棄事理以何物為道耶

主敬所以存心致知所以體道二者不可偏廢主敬則邪私不得乘而此心益清致知則聞見日以積而執守益固君子入德之方也

性具天地之全德學以復其性非有加益也肖

夫天地而已

學莫大於變化氣質其要莫先於存心意誠心

正涵養日熟氣質斯化於道幾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而已儒者以良

知良能爲成性而無事於達謬矣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外倫理以求道是爲虛

言無補楊朱申韓佛老是也若業儒者誦周

孔而談道義既仕而棄其所學是又吾儒中

之異端也是以君子貴守道之功

莊列放言而無忌楊墨鄙吝而害道申韓任數而無情鄒衍迂怪而無謂何益於身心何益於世教君子舍周孔之道焉學

九師之易於經何所發明三傳之春秋於世教何所裨益齊韓毛鄭之詩各出意見二戴之禮瑣冗鄙猥書殘樂缺非盡暴秦之罪陋儒多言晦道斯無全經矣

吾儒之所謂道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也其德其政其教後世莫加焉故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憲章述而不作
後世學者誦法周孔乃立異以爲高敢爲異
說而不顧雖曰明道實爲悔道雖曰學道實
爲叛道其不智亦甚矣

神者心之主翁志者心之後使主翁端嚴不肆
而後使惟令之從

孔子曰朝聞道是至於道也又曰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是道未得於己也若以聽聞爲至學

問思辨之功則有矣而踐履之功尚無便可
請夕死可乎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
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備矣楊中立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則誤矣

君子之道以簡御繁以靜制動能使萬事皆歸
於一者有道焉此心爲之本也盖一爲簡之
至定爲靜之本故遠近合一內外相符

爲學在沉潛縝密斯爲有益若粗心浮氣入耳

出只終無所得於已未成何以成物

聖賢教人只在人倫日用間不外於孝弟忠信必如此而脩身齊家必如此而治國平天下人已一道遠近一機外此皆非道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體天地萬物皆吾心之用故天地萬物與吾心無二君子必兼體用合內外以協天人事物之宜則天地萬物無不我應是爲彌綸化育之功

學以知爲先以行爲重學至於踐履所以收學

問思辨之功以成德也故孔門高弟教不通詩書六藝居德行之科者惟四子

天下事皆有限量惟此心無限量蓋心具天地之全體故君子體天地之公以盡物自私者害夫公矣楊朱墨翟是也是之謂失其本心

養心之要惟在常存敬畏故思慮精明應物無失

晦菴謂虚心順理是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意

為學在體認道理見之分明守之堅定機括純熟在親則孝在君則忠在天下蒼生則仁

道理當體認體認既真須加踐履方是爲學如行千里之途涉江海之遠然指其途而語其次第者孰歷其山川郡邑而至焉在學者自進

或言人之稟賦不齊有膽怯而多懼者非其氣弱心怯也是其心之未養也若養之以義理心有定主雖死生榮辱舉不足以動其中是

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也

聊菴謂爲人純篤而又敏者極難得蓋在孔門惟顔子爲然以曾子之魯用功深到一貫之唯亦幾於敏故學者在存誠以勵精耳

學者觀聖賢之書或有不解須體認於心精思而自得之何也古今天下一道也皆本於吾心若逐事以求通則支離扞格矣

聊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

則在乎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有高遠要在知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權實楊中立謂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陸象山謂為學當除意見意見之發人之情也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物何以為立事之本

更易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空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於王弼

晦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則在平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見高遠要在知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日明百吾分內事存天理之分盡之矣體用備矣揚中立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恐

陸象山謂中一有除意見意見之發人之情也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內何以爲立事之本

汶濵蔡先生語錄卷七

道統

粵自伏羲畫易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為皇極之主皋陶稷契伊傅周召相與輔相之以成文明之治茲道統之傳也周衰道廢孔子備帝王之德而不得行道之任乃祖述憲章刪述六經以教天下後世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孟子既歿而道失其傳濂溪周子與二程子相繼而出倡明絕學

故於天理之微人倫之著與夫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表章發明使後學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文公朱子又即其遺言發明而光大之斯道賴以不墜

聖人之學皆本於心堯舜執中乃心事合一而非執之於外也故孔顏思孟之傳皆本於心

聖賢授受之宗旨也

六經者貫道之器文者道之英華也六經皆實學非文不足以傳遠措之則爲實行言之則

爲英華是文非徒言也。

孔子志於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幾於孔子之學者也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與天常存山嶽河海地之文也與地常存六經語孟聖人之文也與天地常存

或云五百歲而聖人出然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同處於一堂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同出於一氣因往推來君臣相遇雖接迹而不爲異。

道與時遠雖千載之遠亦不可知

聖學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君子衛道必遠舉舜禹之制近述周孔之訓使學者咸知所宗則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斯聖學明而人心之害除

仰鑽瞻忽求道之精也不遷不貳進德之勇也用舍行藏動惟厥時不改其樂純乎天德故顏子亞聖

濂溪性天純粹黙契道體得千載不傳之秘二

程子相繼以傳其學天下學士靡然從之
此心同此道同也契合於千載之上者即感
孚於千載之下者
明道先生居安資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
人之善如出諸己得善於己必公於人以興
起斯文為己任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
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其教人循循有序故人
樂從
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以聖賢之道為必可信

先生之道爲必可行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
鋪張說倡明正學有功於聖門精神全在易
傳、

伊川[illegible]稱精粟行極純粹斯道之主盟也、

橫渠云心統性情見道分明千古不易之定論
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
之遺意學能崇禮人道之始終備而聖學畢
矣、

張子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周公之後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邵康節玩心高明觀天地之化究陰陽之變以達萬類之情狀精於易數平夷博大可謂絕一不雜之儒

楊龜山天資夷曠性至孝仁厚寬大不爲絕俗之行其充養完粹燭理甚明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明道先生甚重之

呂東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

一變可謂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言語文字間。豈是求道、

二程先生之門人、游楊爲最。故朗道愛中立、伊川愛定夫、

朱晦菴不肯散學徒。輟講席以避時事、可謂守道君子。不以世故動其心者、

胡安定之教人、以道經術治時務爲先。故士之出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

張南軒純粹篤實見者起敬、可謂醇儒矣、

聊菴之攻釋氏必歷舉其說釋氏回夷之教其慈悲不殺但可行於彼中若中國文明之地君臣父子政教禮樂帝王經制以爲修齊治平之具若去夫政教禮樂已不可行又若廢君臣父子之倫使人道滅絕有是理乎正學不明故有好其說者昔居京邸見士夫有觀釋典者夫處帝王禮義之地明周公仲尼之道而乃爲此心甚鄙之

學者固在篤信其師吾道有定理吾心有真見

洛蜀之黨朱陸之辨門弟子黨同伐異多爲言論若折之以前聖之言定之以中正之見惟是之從何常師之有

文公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惟主敬故能制乎外惟制外亦能以養其內內外交修聖學之宗旨也

程子之學始貴於能擇終貴於能守程子之徒若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確守聖經異說不得而惑之幾於能擇能守矣

許魯齋之踐履劉靜修之持守吳草廬之博學各有取焉若魯齋其最優歟

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固為未醇矣於性惡之說抑又甚矣文中子守道立教為庶幾焉尚楊文中草廬許劉數子當時號為大儒終身求道良亦苦心惜乎未聞裁割就中之教質諸聖門之學為有間矣

孔門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近世儒者謂聖人之純猶黃金之精堯舜猶萬鎰歟

王孔子猶九千鎰。盖聖人所遇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堯舜遇文王孔子之時。亦必爲文王孔子之事。文王孔子得堯舜之時。亦能建堯舜之業。易地皆然。蓋道同則心同。而事業亦無不同也。

汶濱蔡先生語録卷八

法令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有德禮為之本也

人道莫不有禮禮莫大於名分敷教化辨等威所以修禮也禮修則名分嚴而紀綱正矣

致治之道有慶賞以勸善有刑威以懲惡法令不可廢也佐禮教以成治化然則慶賞刑威

之用何可苟焉。

法令王者之大公所以宣布德威一天下之情也非至公無我足以感乎人心者孰能一天下不齊之情而歸於禮義乎

敷政教一衆志莫良於禁令禁令之出莫尚於中和中和之至在悉民情故能使善者從其化不善者畏其禁

治法貴嚴用法貴平法不嚴則人易犯法不平則人莫知趨避嚴則人畏之而遠罪平則情

理當而人服其公此先王用法之權衡也、仲尼不為已甚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立法約之於禮義之中使之合乎天則而已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其惟聖人乎

法令所以一天下之動也法屢變則民難守法二三則民聽惑國有畫一之法則人莫不敬信朝有守法之官則人莫不敬畏。

法制者道德之顯設者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以禮用刑也道德齊禮有政刑以佐之斯

臣欽若而民從乂矣

三代之治先禮而後法三代之法貴平而不貴
嚴。

居上在寬非法不行嚴所以成寬也故云火烈
則人畏而遠之水弱則溺焉

聖君賢相立法定制欲致天下於大治者亦惟
明乎紀綱而已矣

先王能鼓衆動民協天下之情而歸於一者有
政令以爲之具有賢才以爲之用有德禮以

爲之本

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强弱而察其用舍未論其用舍而先察其紀綱是用舍者治國之具。而紀綱者立國之本。

法制者爲治之具道德者法制之本、道德所以結乎民心非法制不行、法制所以齊乎民情非道德無體法立制定苟無其本道不虛行

法令者天下之公、廷尉者天下之平、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今法如是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善用法者乎

政以齊民而立法不可不嚴德以行政而用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齊天下之情不恕則不足以平天下之情

治獄貴明莫良於德皋陶爲士民協於中以至四方風動蘇忿生爲司寇式敬由獄以長王國其德則良其功則著後世深文過刻之吏人主不察反以爲能而信任之其傷國家之元氣多矣

貢賦

王者之制國用量入爲出用有均節周官以九職任之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其制關市之入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邦之大用内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冢宰以九式均節之有司不得而侵柰人主不得而踰越後世徵求無度費出無經財匱民勞而天下病焉

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體其心所以植其本

也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傷民心以戕國本孰甚焉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先王之世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有道則生之者衆有義則斂之者輕有禮則用之者寡故財用恒足是以義爲利安民裕國之常經也

積貯管國之大命故漕運之宜不可不講也屯田之利不可不興也飛輓之法不可不復也

善爲國者必有節用裕民之道節用則有禮裕

民則有政節用裕民國有阜厚無窮之積上
獲仁義道德之名下有尊君親上之義
上取乎下猶父之取諸子也父必愛其子故取
之常輕子必孝其父故供之不匱若爲父者
重榨其子豈不傷其愛耶
上不失天時下不遺地利興利勸農厚本抑末
經國養民之道也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國不費而民不勞兵
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寧不知戒

授時勸農厚本抑末開財之源也平賦薄斂節財之流也豐儉適宜制財之用也故明主必開其源節其流而裁酌其用焉

地利有大限國賦有常度古之人君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然生物之豐歉由夫天時而國用之乏盈由夫節儉

古之愛養民力者與民休息使得盡力於農畝則民生遂而教化行是故人君不以賦稅爲

急而以重民力爲本
財任於九職九賦兵出於六鄉六遂士選於秀
德六行成周之制也
人君之德莫先於恭儉其政莫重於農事周家
以農事立國豳風之詩周道之所以盛也大
東小東周道之所以衰也是故人君必恭儉
以先天下而治道可成禮樂可興
國家財用皆出於小民非節儉則財用不足一
有軍國之興必橫歛以傷民心故愛人者必

先於節用

救災無善政奪諸彼以與此皆不足也若講求溝洫之制興修水利於先則地利加多農有餘粟斯荒歉有備

天之生物有限人之日用無窮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止於是矣而宗室之蹤遠無制冗食之費出無經將恐盡其所產而不足以供其所需也

武備

昔黃帝立丘乘之法周禮有鄉遂之制内而鄉遂都鄙外而方伯連帥天子歲三田以供賔祭親執路鼓以臨之教之以孝弟禮讓老少有倫使知尊君親上之義閭井有親使知睦鄰恤衆之義不用命有刑使知死生榮辱之義

丘乘之制兵農爲一故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之人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其鄉大夫居則爲六鄉之長出則爲六師之帥自井田廢而

立兵之制不見於後世可慨也夫

古之王者禁暴誅亂必先之以禮申之以義不可然後往征之則用兵有辭故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所謂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之師者量力度形猶有強弱若遇湯武仁義之師民親附而將士用命權謀詐力何所用焉

仁者必愛人義者必安人兵所以除害安民也故仁義之兵過化存神若時雨降民大悅

動之以禮行之以義王者之師也故民無不服而貪功好殺未有得志於天下者

用兵之道德禮為先有德者彊無德者弱有禮者彊無禮者弱持重者彊輕動者弱此彊弱之形也

兵以道義為本故堯舜禹湯皆以文德之美以行仁義之兵故近者安其善遠者慕其德

兵有大勇有小勇而強弱形焉故權謀之兵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惟仁

義之兵謂之大勇

諸葛武侯云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故人知勸可謂以義行師者矣

王者制治保邦立鄉遂之制以寓兵農明荒服之制以防四夷慎於用兵故能消未形之患

王之善用兵者務耕練以固根本開誠信以安反側明賞罰以勵人心任賢好士制變達權以守則固以戰則彊

制禦夷狄之兵貴於持重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斯邉鄙寧而天下晏然矣

仁義者用兵之本而紀律者行兵之要紀律所以行仁義而仁義所以除殘去暴也嗚呼國之安危衆之死生係焉得失之際其端甚微可不懼哉

先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故曰王公設険以守其國王畿奠安萬國親附所以保安中夏制禦夷狄也

先王之制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三十國爲卒二百一十國爲州故内外相維體統嚴密而變亂不興

君臣之義在推誠相與而不可以任術馭武將尤爲不可若誠信不足而懷疑貳之心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撥亂以義安民以仁仁義之師無遠不服

擇將領以守邊圉申紀律以訓士卒耀德以佐

威恐小以全大制禦夷狄之兵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上下相援

內安外附久安長治蓋有道焉

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籍之大司馬

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之田里是兵農

爲一卿大夫皆帥後世分兵農爲二故有屯

戍轉餉之勞武夫爲將故鮮禮義忠誠之效

浚濵蔡先生語錄卷九

理性

問無極而太極曰太極之有兩儀四象八卦者孔子明易道陰陽之變一每生二自然有此次第非有推演造設之意也先天後天冲漠無朕之中而此理森然畢具是以伏羲八卦文王重之六十四推廣陰陽變易之義示後世開物成務之端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故曰易

有太極又取義品彙之根抵造化之樞紐而言夫乾坤之與六子一老少之四象也老少之四象一陰陽之動靜也皆此實理之形見立兩儀生四象分八卦而生生無窮焉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周濂溪加以無極二字後世學者宗之但無極亦太極之義不必更前求也

問心之動靜曰道無內外者也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者也動靜一心也其靜也以言其體

也其動也以言其用也靜其未發之中無私
故洞然當體動其已發之和去智故怡然順
適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戒謹恐懼於不睹
不聞是靜亦定動亦定也故周子曰聖人主
靜以立人極
問幾善惡曰誠無為矣皆實理也天之命也人
之性也至於幾為動之微有善惡之分善以
此心之體本同邪念乘之非本有也程子云
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是已此書

雖名易通只主於性主於誠爲是不必泥一陰一陽故有善有惡天道有進退故一陰一陽陰陽如何是不善

問聖人生萬民曰以禮樂教化生之也天之道也聖人體之耳天生一聖人故能生萬民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也

問涵養德性曰涵養之義大矣合內外兼體用而不遺也主敬存誠以養其心入孝出弟以養其行推己及物以大其公

問敬爲禮之輿曰禮者理也曲禮三千經禮三
百天下之事必得此而後理非敬則禮之體
不立敬者輿焉足以載足以行矣
問講學與舉業異同曰一事也學以明其道仕
以行其學持守有定力斯二業合一爲君子
儒故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問莊荀失之辨曰二子詆訾孔子之徒力排性
善之說強辯自任陵駕一世當時道學不明
故其說得以惑之若二子學術某正稱述帝

王之道何不可者未見道而徒恃空談何辯之有

問小學大學之教曰小學是學其事以定此基本大學則又推廣明德新民以達於天下皆從小學中發出小學是收斂存養之功大學是體驗推廣之功自始至終一敬而已後世人材之不如古是爲小學之教不脩而此心未定根本未固故無以行大學之道也

問致知力行曰知者明乎道行者體乎道知行

一道也格物窮理知也辨别岐路以求中道

知之真也躬行實踐行也無過不及以求至

當行之篤也學者非静存動察敬義夾持而

使知行合一則明心見性者亦知乎過爲詭

異者亦行乎故曰中庸之徳其至矣乎民鮮

能久矣

問報應之理有諸曰劉人以自益者天必奪之

毁人以自榮者天必辱之殺人以自快者天

必殱之非天也理也

評史、

問讀史之要曰觀近年學者看通鑑節要疎略苟簡不知有一代之治體有一君之治道識治體所以救弊維風識治道所以匡君立事舍疎略苟簡不識治體之隆汚治道之得失何貴於讀史

問程子云堯舜至今幾千年其心猶在曰堯舜體天地之心立爲禮樂政教民到于今賴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當與天地常存

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何也曰豈但不與焉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克艱惠迪之謨方以得天下為憂何有於樂子乎獨舉舜禹言者蓋以舜禹本匹夫一旦受禪若固有之尤人情之所難也

問湯改過不吝聖人亦有過耶曰聖人固無大過一念之萌微有過不及耳擬議之間萌動即改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

問武王伐商伯夷叩馬而諫何也曰各行其志

也觀文王問臧丈人以政及於天下臧丈人不答而夜遁亦此意也故武王奉天道之大公伯夷明君臣之大義

問三閭大夫曰忠貞粹白其志可哀儒者以爲過於忠原爲楚之同姓欲强宗國懷王信讒疎之不忍見宗國淪喪遂自沉汨羅觀殷比干知紂之將亡在諫而死非忠愛之誠同姓之義可並觀矣

問漢高祖不事詩書何以能成帝業曰豁達大

厥易虐以寛雖無湯武之事而遇湯武之時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者與若得三代之臣相與興治其效當不止此

問張子房曰子房起布衣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漢興將相於去就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獨子房爲得之其初狙擊始皇是少年用黄老未熟至羽翼太子時已深矣事若涉於用奇而理則近正

問漢文帝可方周之成康否曰文帝恭儉之主

天資最美觀其初政果得周召之臣以佐之比之成康亦所優為惜乎居輔相者不過絳灌中屠嘉之徒故雖以帝之賢僅及小康為可惜也

問賈誼通達國體何如曰誼以少年負其英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上治安策欲更定制度絳灌之徒不悅讒毀之所由起也太誼以新進少年未得乎君汲汲然輕進其說帝之所以謙遜未遑也觀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

於謟之策亦略施行未為不過也策中三表
五餌之說其學術亦陋矣
問董仲舒曰為漢儒第一其策云道者所由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道之
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授守
一道可謂得正學之宗又云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可謂
知帝王之道矣故程子以為有儒者氣象

問嚴光曰光武之故人也及帝即位以物色求之既至欲以爲諫議大夫竟不肯屈蓋知帝不能爲帝王之事業而徒受其尚位尊禮爲無益也其亦魯兩生之意乎范希文作記稱其廉頑立懦大有功於名教

問諸葛武侯曰孔明出處純正有王佐之才治蜀經略大有可觀史臣以爲將略非其所長故終於無成嗚呼後主闇弱非撥亂之才魏吳君臣非易平之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

苟言之亦必蹈之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也

問唐太宗曰孤隋之暴不止桀紂生民塗炭極矣江都之役已行高祖不可坐待其夷滅太宗延結英雄與舉義師以拯斯民以成不世之功惜其學術未至紀正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然用賢納諫貞觀之治幾於三代亦可尚已

問王珪魏徵處建成之事當何如曰守成之世立儲當以嫡長開創之始立儲當以有功唐

之有天下實由於太宗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若建成即位唐之社稷亡矣王魏知建成之不可諫則當白之高祖事有不可則當去

問狄仁傑曰忠誠篤厚其反正廬陵王為張柬之數人反周為唐可謂社稷之臣矣

問陸贄曰當天下多事之時詔書旁午思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諭諫甚切一
於仁義或比之諸葛武侯武侯氣象剛大嚴

毅但時有不同唐家之國脉猶存故成克復耳

問韓愈曰排斥異端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力倍之其論佛骨表至今讀之凛凛猶有生氣蘇東坡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詎不信然

問宋之開國仁厚亦多忠良武事不競終於削弱者何曰祖宗真仁四世深仁厚澤歷代有周程張朱之大儒以淑風教有韓范歐言之

宰執以安社稷有張韓劉岳之良将以脩武
事固宜國勢昌大頋乃漸以削弱以至於亡
盖以君心取舍未定君子小人雜進一出未
成而壞之者踵至雖忠良之士無愧於古昔
然奸諛邪佞之黨有出於前代之所未見而
舉世之所不能窺測足以惑人主之心志者
屢見而迭出故一日之暴不足以勝十日之
寒而終不免於妨政蠹國者以此故論治者
不患天下之乏才而患用舍之未當不患用

舍之未嘗而患君公之未定

問范仲淹曰胥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當時爲朝廷所重故能建立功業而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先儒論宋之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爲本其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心也

問韓琦曰琦之德業無愧於古人其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七十餘疏琦與仲淹任兵閒乂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

問歐陽脩曰忠誠剛正屢進直言朋黨一論尤爲剴切

問司馬光曰正直忠誠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無不歸重能受盡言其規模廣大且改新

法或勸其防後患公答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惟論國是不計一己之利害屢進直言仁宗感悟